

★★★★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



军人 不是天生的

[苏] 康·西蒙诺夫 著

赵桂莲 万丽娜 吴艳萍 译

Солдатами не рождаются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安 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人不是天生的(上、下卷)/[苏]康·西蒙诺夫著 赵桂莲
万丽娜 吴艳萍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4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ISBN 7-5060-2188-9

I. 军… II. ①西… ②赵… ③万… ④吴… III. 长篇
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848 号

图字:01-2005-1797 号

军人不是天生的(上、下卷)

JUNREN BUSHI TIANSHENGDE

[苏]康·西蒙诺夫 著 赵桂莲 万丽娜 吴艳萍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7.875

字数:6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60-2188-9 定价:46.00 元(上、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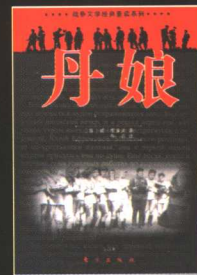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被誉为“全景式”长篇小说的奠基者康·西蒙诺夫是苏联著名作家，他擅长表现恢弘的历史场景和深厚的人生哲理。本书是他的三部曲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系列的第二部，描写了1943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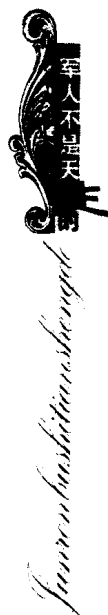
小说的主人公谢尔皮林、辛佐夫等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遭受镇压的一批人的命运。尽管他们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爱国之心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人的良心从来没有泯灭过。在祖国遭受德国法西斯分子入侵之际，他们毫无畏惧地战斗在最前线。小说充分展现了苏联军人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对祖国强烈的责任感。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200多个人物，叙述了战争中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其中多是作者在战场上亲身的经历，所以小说具有真实生动、细腻感人的特点。更为可贵的是三部曲不仅表现了战争时期人的命运，而且在整个苏联文学史中第一次触及到了一系列尖锐的现实问题。三部曲因此曾获1974年度列宁奖金。

★★★★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
第一辑 (8本)



执行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河东河西 安宁
010-81957097 hdxh.nease.net



目 录

军人不是天生的

上 卷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23
第 三 章	45
第 四 章	65
第 五 章	82
第 六 章	107
第 七 章	135
第 八 章	150
第 九 章	170
第 十 章	187
第十一章	204
第十二章	228



第十三章	237
第十四章	251
第十五章	273
第十六章	295
第十七章	313
第十八章	330
第十九章	353
第二十章	366
第二十一章	395
第二十二章	412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下 卷

第 一 章	435
第 二 章	467
第 三 章	492
第 四 章	512
第 五 章	530
第 六 章	546
第 七 章	558
第 八 章	574
第 九 章	588
第 十 章	615
第十一章	633
第十二章	658



第十三章	676
第十四章	704
第十五章	729
第十六章	752
第十七章	775
第十八章	800
第十九章	825
第二十章	849
第二十一章	865
译后记	882



下 卷

Я понимаю правоту суждений и суждения полковника, но ложиться в госпиталь я не хотел. И знал, что скоро наступит день, когда и смогу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из станицы с введением с командующим армией, чтобы решить, моя судьба как летчика.

— А сколько мне придется лежать в госпитале?

— Кто знает, но не менее месяца, такие раны заживают медленно.

Я привалил в уме обстановку на полмесяца, и решил, что пока в госпиталь рано, иначе надо решить вопрос основной.

Опустив низко голову, я медленно шел в штаб армии. Огромные шапки мокрого снега слепили глаза, шел апрель месяц, но зима не сдавалась. Я так глубоко был погружен в свои мысли, что не слышал, как меня дахлы окликнули.

Леопольд, а Леопольд! Ты разве не слыхал? — Машина пришла, кричал радостный бас воющего. Я оглянулся, пошел своим путем, и увидел, как издалека воющего с плавающим вмиг порывом. Фигура, покачиваясь, не успевая зрительно захватить корпус.

第一章

在塔尼亚离开莫斯科第七天的白天，火车几乎没有晚点就开近了塔什干。

在不久前经过的枢纽站阿雷斯，坐在塔尼亚座位旁边的一个人从军管那里弄到三份最新的塔什干报纸《东方真理报》，接下来的旅途中塔尼亚先是面对这半个车厢、后来又面对另半个车厢的人大声朗读情报局刊登在报纸上连续三天早晨和晚上的战报。

战报中说，进攻几乎在所有地方继续展开：中央战线、北高加索、顿河下游和斯大林格勒的工厂区。

上路的第三天塔尼亚就给谢尔皮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让她到她所在的前线，从那以后她就怀着与斯大林格勒休戚与共的感情阅读和倾听有关那里的一切信息。每当说出斯大林格勒这个词语时，她的内心就会由于兴奋而震颤。

实际上想这件事还为时过早，可她想了。她想了，尽管她的信压根儿就有可能丢掉、送不到地方。就算它送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答复，而且不知道谢尔皮林会如何答复，如果答复的话，他的答复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塔什干。

她抑制住自己，对自己说，还没来得及与母亲见面就已经想离开的事不好，极有可能的是，她的疗养假期在收到信件之前就结束，区卫生局会立刻根据需要支配她：哪儿需要就派到哪儿……可却仍旧有某种比所有这些正确的想法更强烈的东西迫使她寄予希望，希望谢尔皮林会把她招到自己那里，阿尔捷耶夫也会在那边的前线，在离她不远的某个地方。

她为这些想法骂自己，说这都是老娘们儿的想法，可是此刻，

当火车开近塔什干火车站、完全不应该想这件事的时候，它们又一次搅得她不安。

塔尼亚在车厢的窗户里看到站台上的第一个人，是她的丈夫，或者像她已经习惯想他的那样，她以前的丈夫。这就是说，妈妈到底还是告诉他了！他站在那里看着车厢的窗户。

塔尼亚把路上变轻了的行李袋甩到肩上，抓起背包，跳到站台上。站台上全是雪：看来，塔什干这里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冬天。早晨在遍地积雪的阿雷斯时就可以猜到这一点，可直到最后一刻塔尼亚还仍旧觉得气候会变，以为他们到了塔什干，那里会暖和得多。

塔尼亚推开人群往回走，往她看见了丈夫的那个地方走，片刻之后就碰上了他。母亲不在，只有他一个人。

他几乎没变，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瘦了一点儿，甚至连大衣和遮耳帽都是那个冬天在罗斯托夫追求她时穿戴的大衣和帽子。

他们碰上以后，他搂住她的肩膀，呆呆地接着，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妈妈在哪儿？”

“在厂子里。她这个礼拜上早班。她说你不想让人接你。我自己了解到火车什么时候……”他把她肩上把行李袋拖下来，愧疚、飞快地用嘴唇碰了一下她的脸和下巴。

她没有躲，只是好像怕痒似的缩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下他的眼睛。

“我们不亲吻。好吗？”

“你回来的时间长吗？”人群簇拥着他们走出火车站大门时，他问。

“恐怕不长。疗养假一结束我就去前线。怎么了？”

“只是问问。你现在去哪儿？”



“难道不到你那儿？”她说道，越过他望着冷冰冰的、积满雪的广场和哆嗦着穿过广场跑向有轨电车站的人们。

“真冷啊！在车上的时候旅伴们还吓唬说，在这里穿大衣会热的！”

“我该和你谈谈……”停顿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这样说道。

“别害怕，我是在开玩笑，”她打断了他，“把我送到妈妈那儿，你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吧。谢谢你来接我。尽管我没请你来。”

“我接是因为我想一开始……”他吞吞吐吐地说。

哈，是这么回事！他想起了战前那个时候，我突然到他那儿，没发电报……也许，他想像现在也……

“你用不着不安，”她说，“那一次来见你之后我已经不认为自己是结婚的人了。只是没想到离婚而已。怎么样，轻松了？”

“我不需要什么轻松不轻松的，”他说，“我知道你原来多爱我……”

“请你说说，”塔尼亚生气地想，“难道你原来的确这样爱他，以至于他到现在还浮想联翩！你这个傻瓜……”

“我对不起你。我以为你牺牲了，因此秋天结婚了……跟一个非常好的女人。”

“是从前的那个吗？”塔尼亚忍不住问了一句。

“不是，不是，”他匆忙说，“完全是两码事，完全两码事……不管多奇怪，可她甚至比我大一点。”

“我很高兴不是那个。那时候我就不喜欢她：把我吓坏了……”

“你必须彻底明白……”

“我全都明白。我们去一趟户籍登记处，把婚离了。你如果愿意，明天都行。或者你已经离完了？”

“是的……”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秋天，当时……”

“那就太好了，”她又打断了他，“现在我也递一份申请，要么我们一起去一趟，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的，当然，当然。”他立刻说。他们的关系这么容易就澄清了很是让他吃惊。

“你有什么好吃的？”看了他一眼，她问，“寄最后那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上军车了……我以为你也要上前线……所以我才写‘我相信我们会见面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活着，不过就是对一个一般人说说而已。至于其他的，我认为就到此结束了，好在没有孩子。于是就以一个未婚人的身份生活了。有过几个男人……是的。你看什么？”

“胡说。你不过是想……”

“为什么是胡说？你以为都比你差？”

她想到了接杰格加里，因为除了他没有什么人好想，她又肯定地说了一遍：

“不差，而是好得多。”

“你为什么如此恶毒地和我说话？”他委屈地说。

“你来接站是干傻事，所以我才发脾气。你是害怕我会跑去用硫酸毒死你妻子？”

“为什么这样说？……我根本没想过。我只不过想让一切都……”

“平静，天衣无缝，像时刻表写的一样？你呀……你最好说说妈妈过得怎么样。”

“我们刚通过电话。我很久没见到她了。”

“多久？”

“从十月起。”

“啊……明白了。”



“我很难跟她解释清楚。确信你牺牲了以后我结婚了。可她仍旧认为你活着。因此我决定最好不用这一切来让她担惊受怕。”

“哎呀，科利亚，科利亚，你自己陷入窘境了却还这样为别人担心……无法见妈妈是因为你害怕对她说我牺牲了，现在你得对妻子解释清楚我还活着。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到妈妈那儿去了？”

“是的。没有马上去。我到外地去处理流行病了。回来以后我去了。是最后一次。瞧，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工厂了……”

“好吧，”她说，“你只要把我送到门口就行。剩下的问题就是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去户籍登记处。妈妈有你的电话吗？”

“有，单位的。”

“我过两天就给你打电话。”

从火车站就开始的这次长谈持续到了现在这块高低不平、积满了雪的空地上，空地的尽头是工厂长长的篱笆，拉着废铁的卡车不断驶进大门。

“塔尼亚！”

他们已经站在厂门口了，面前是挂着“传达室”牌子的土砖亭子。他只需把行李袋从肩膀上放下来交出去就行了。

“把袋子给我，科利亚。”

“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到传达室吗？”他一边把袋子从肩膀上放下来一边问。

“不想。”

“塔尼亚！”

“还有什么事？”

“我想让你知道：这一切发生了就发生了，可我反正从没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人。”

“以后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不过把真话告诉你。”

他的声音是真诚的，这使她没法言辞激烈。那又怎么样，也许，他的确不是那么爱自己的这个妻子。可这一切跟她有什么关系？

“把袋子给我，科利亚。说到底，耽搁着不让我走是愚蠢的行为。我想尽快见到妈妈。”

“可我想尽快再见到你！你明白吗？”

她凝视了一下他的眼睛，明白了。在火车站的时候他害怕她会提出自己对他的权利。可此刻感觉到自己安全了，他有心情回忆从前了。

“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哪怕等到我跟你离了也好啊。否则没办法知道，我和你的新妻子谁对不起谁！”

可是他没明白她在嘲讽，声音中仍然带着愚蠢的热情说道：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把袋子拿来。”塔尼亚抓住背带，把袋子从他手里夺过来。

“请原谅，我不想……”

“上帝会原谅的！”她看也没看他就用胳膊撑住门走进了传达室。

把身份证明递进小窗口以后，她开始解释她是谁，她为什么要到厂子里去。坐在里面的一个女人探出头来，上下打量了一下塔尼亚，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又消失在小窗口里面，默默地递出来一张原先已经签好了“去党委”的通行证。

塔尼亚把通行证出示给握着步枪的警卫，穿过通道走进门里，这时那个女人从传达室的后门蹿出来，问她：

“是奥尔加·伊万诺夫娜的女儿？”

“是。”



“从前线来的?”

“是。您好。”塔尼亚说，她试图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

“去党委往右走，过了这栋楼就到翻砂车间了，在简易板房前面。”

塔尼亚走了几步以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没穿外衣的女人还站在门口望着她的背影。

十分钟以后塔尼亚坐在党委等待母亲。塔尼亚对面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面色阴沉、上了年纪的人，他穿着黑棉袄，戴着军用遮耳帽，用肩膀托着烟斗，正在做电话记录。

塔尼亚过来以后，他碰了一下她的手算是握手，含混不清地说了自己的名字，可是她没听懂，也没问，因为他马上就开始给翻砂车间打电话了，让奥夫相尼科娃到党委来。之后他桌子上的另一部电话就响了，他开始做电话记录。尽管他穿着棉袄、戴着遮耳帽，但从严寒中进来的塔尼亚还是觉得党委暖和，甚至很热，圆铁炉子里烧着煤。她解开军大衣的扣子。

做电话记录的人瞥了她一眼，发现了单军服上的勋章，他似乎想对她说点什么，可没说，却对着话筒生气地问：

“什么，还没完？我以为完了呢！写起大部头来了！”他更快地用铅笔在纸上划拉起来。

一个高个儿、宽肩、十分年轻、不知哪一点与阿尔捷米耶夫有些相像的将军走进了简易板房。

“听我说，马里宁，”他说，“我要给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打个电话……我们要还是不要卢兹金来担任负责人员配备的副厂长？我知道人员他会配备的，可我猜测他是个滑头。我等着你最后发话。”

“你为什么要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马里宁放下话筒说，

